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傳

周大將軍邱乃敦崇傳一首

唐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一首

唐故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一首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邱乃敦崇傳

庾信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邱建國
賜姓者十二人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族况復大電繞
樞流星入昴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皇帝以
命世雄圖飲馬河洛兄弟十人分為十姓辨風吹律族
氏即其一焉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
邱郡開國公于時天道西北既稟謀謨馬首東南實資
匡贊因以封名仍為賜氏與夫南公伯即有連類宗則
疑樂正非無準則曾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

青兗二州刺史范陽文昭公洛食之始上馬治國登庸
之初昇槐論道生則絕席武宮死則配祠清室夫人太
原王氏三世為將四代為公社授太宗鍾鼎貴族伉儷是
歸秦晉匹也祖提使持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
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公子公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
冠昇朝夫人清廉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二女也王姬
有行車服不繫故得衛青上將張耳賢夫父願使持節
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

千戶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澆沙聚石之營却日橫雲之陣彎弧則戟破小支抽劔則泉飛枯井夫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冤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唯有東平之樹自永安以來魏室大壞海水群飛天星亂動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強臣高丞相

驅率風雲吞荒齊晉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
秦南北渝盟東西敵怨既而各受圖書並當珪璧百姓
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
親戚徧鍾茶炭輸之城旦下之織室關河嚴隔三十餘
年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此之冠蓋
屢涉漳濱中山冤枉之餘代郡凋殘之澤並遇革音咸
蒙禮送崇賓兄弟二人相省氣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
恒山殺翮豈望同飛而安國徒中鬱為卿相班超絕域

遂得生還天和四年至於新邑朝廷以舅甥之國外內之親乃授賓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賓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聲價已高風疾即遠方欲討論國恥申雪家冤橫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春秋若干衛國興文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乃贈本官加少傅蒲虞勳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年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肩子孤莞生妻發室即

能有節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昆季二人
同年上將彤廷交映祭戟相臨昔二馮同德繼踵當官
兩杜齊名夾河為郡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然賓疾奄
捐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罹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
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
馬援之慈恭事寡嫂義甚顏含之孝天和六年授大將
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

和見之今日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
州刺史忽忽橫閭但有誦書曖曖重帷惟聞善政清不
置水明非舉燭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有勅大
將軍宜州刺史廣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
靡神不禱仍未降感知彼州內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
精誠所至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為慰又勅廣化公
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
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勗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操賜

齊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荆
州刺史偏蒙袞衣之賜治績尤異此之謂乎崇清淨為
政廉明為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欲
深沉牆仞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禮節是
所用心緹袂紉素愛翫無已當今四郊多壘尚有公卿
之辱鼓鞞不息猶勞將帥之謀語其讐耻唯願橫行死
地思其報國不吝身膏原野但今天假之年時綏之福
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畧書梗槩陳之直史

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李華

梁公諱峴字某其先隴西人曾祖曰吳王太宗愛子也
父曰信安郡王玄宗之大臣肅宗之軍佐也公年二十
學道於大智禪師志深行苦禪師謂曰汝當為國家陳
力緣不在此也自太子通事舍人五遷為魏州刺史化
行河朔再遷為京兆尹歲大水至尊幸溫湯每冬為恒
畿輔進奉萬計公止府縣無所獻上知其箴亮益以重

之旬服千里饑不為害忠矣哉權臣所排出守零陵再
遷御史中丞荊州等五道副元帥徵為宗正卿鳳翔太
守時兵荒之後兩京未復公為政人不勞而公賦足智
矣哉除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公明
賞罰而隱人過下吏不逮上延威仲一無此字令引自謝責
而慰安之推德及人剛柔皆化仁矣哉平訟一無此字獄刑
察以人情斷以古義正詞匡上直法伸下明矣哉遷吏
部尚書平章事以正直進以正直退貶蜀州刺史遷為

御史大夫兼江陵尹節度觀察使入為禮部尚書宗正
卿加黃門侍郎平章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
歟行垂益之道事堯舜之君公志不申元元失望除大
子詹事又歷御史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領選江西改
兵部復命至南陽詔兼衢州刺史一州之人如得父母
永泰二年八月薨于衢州一州之人如絕乳育天地痛
心朝廷悲懷贈太子少師謚曰某兵部尚書少師同先
父之職國家孝治追其世德乎周之興也內有周召外

有伯禽康叔漢之盛也東平入輔聖德魏魏公為股肱
衛侯之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公可謂社
稷之臣歟夫子稱閔子騫曰孝哉閔子騫稱史魚曰直
哉史魚宣盛德者一言蔽之與公遊者詠公之德曰柱
石天下儀刑縉紳宋一作宗韓房後惟公一人公享年五
十五伯兄岫戶部尚書統江淮嘗與公並為御史大夫
及公之逝伯季同蓋哀哉仲兄嶧戶部尚書散騎常侍
一門親賢繼美畢榮盛矣哉公嗣子大理司直孝孤女

范陽盧浩妻哀有餘禮孝因其心孝矣哉哀奉世父尚書公之裳帷自信安歸于上都跣行號哭三千餘里以大歷二年某月日寔於某原禮也夫人河南獨孤氏祔焉夫人某官某之女以才淑禮法聞于邦族公為茂德崇勲之後享大名尊位有令兄弟有賢夫人有孝男有孝女全美如是雖古烈無之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

城縣尉歷宣城

一作武

縣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

賊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家產

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抑

集作仰

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

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

剥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家也

集有

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使察黃裳驚

視因使升就

集有堂字

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為吏部侍郎

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官得

監察御史薛盈珍為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啟復請以為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為集作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集有為列耶及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城州人皆駭恐坦遽止之盈珍

不敢違復率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
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
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
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為所留以及禍遂潛去
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有隙從事
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為轉運判官
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
每爭之詞旨深切聽者皆為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

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
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
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為其將所擒送
斬死順宗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慄慄坦說
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
將以為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為請王叔文使
人請坦將以為員外郎知揚州

集作
于

留後坦假他辭不

受叔文不說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為殿中

侍御史權德輿為戶部侍郎請為本司員外郎尋轉戶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為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遽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

白衣待罪上召坦對因曰柳晟闕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對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

真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
不誅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
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此集無此字遂命停毀仍禁採樵給
伍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方正
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
犯必以為策辭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
均入為僕射行香時將處常侍諫議之上坦引故事及

姚南仲近例以為節

集作證

裴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

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不足以為例也遂

為均所排改右

集作左

庶子坦初為殿中當杜黃裳為相

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

聞而人忘其遷之速也

集無也字

數月宰相裴均白以為宣

歛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節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

史劉闢之逆其婿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為晉州從事自

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以其弟強坐誅死

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
陛下惜材之意因請弘以為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
不就誅尚且宜隨材而任之况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
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
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
賤則無穀柰何五字集作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
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集作直人賴
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

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
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
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
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
度支坦更歷集作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為已務故多
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謩為代北水運使時畜
馬數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判官往
驗之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案其事坦上陳以為

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䟽三奏上於是遂追劉泰斯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責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旨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

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旰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旰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為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盡罷兩稅外山澤鹽并權率之籍夷人歌之綿劔二州有通文成州

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
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
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
士皆感恩

集而有字

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傳

陳子昂別傳一首 田司馬傳一首

陸文學自傳一首 巧者王承福傳一首

毛穎傳一首 革華傳一首

陳子昂別傳 盧藏用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州四世祖方

慶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世為豪族父

元敬瑰偉倜儻年二

陳子昂集作三

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

一朝散萬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

赴淵也以明經擢第授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

求其志餌地骨鍊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

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馳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

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

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

風骨初為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太學歷抵郡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為遠近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閣下時皇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畧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勅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曄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鬻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

轉相賀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曹曹上數召見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闕晚愛黃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搃戎律臺閣英妙皆署軍麾特勅子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懼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

懿親威畧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精甲百萬以臨薊
門運海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
傾天下以事一隅此猶舉太山而壓卵建銳破竹之勢
也然而張玄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
寇威而殆戰士夫寇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
制變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冲
謙退讓法度不申每事向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豈徒
為賊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

爾非能家至戶到然後可服况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之兵以屬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內何可輕以為尋常大王若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共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軍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強弱部校將率士卒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驅烏合敗後怯兵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况奸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奸須有法制

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錘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
人有負琬琰之寶行於途必被劫賊何者為寶重人愛
之今大王位重又摠半天下兵豈直琬琰而已天下利
器不可一失一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為功也故願大
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
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
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
安方求鬪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

疾感激忠義嘗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叅
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
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一作

吏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
賦詩數首乃泣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
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知之也及軍
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
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為養嘗恨

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于唐為後史記綱紀
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事廢子昂性至孝哀
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
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
萬而簡意未塞陳集作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
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力氣恐不能全因命著自筮
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
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強毅而未嘗忤

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畧而已時人不之知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曰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真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寂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

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荊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
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忻然忘我幼齡矣榆闕之役君
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歷初君歸寧舊山有挂
冠之志予懷役南遊邁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用
覽所記倏徧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
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
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
嗚呼陳君為不亡矣遂為贊曰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

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氤氳上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
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豎
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田司馬傳

于 邵

司馬姓田氏名某字某其先蓋自齊諸田之裔遠代仕
漢徙家於秦世一作今為京兆茂陵人也生而岐嶷七歲

能誦詩遂通諸經齒太學數歲不上第因左常侍王倕
授職西河之地乃喟然而嘆謂同舍生曰大丈夫立身

致位不在於此徒索長安米耳遂投刺王公見而奇之
數日酬對以為必可用也遂表隨軍要籍從事耳目甚
有裨補居無何公罷將軍下勢祿乃不及亦無愠色御
史大夫哥舒翰兼統五原雅知其人得之甚喜表清勝
府別將非其好也人皆嘆屈獨不以介意驟改永平府
左果毅長松府折衝雖從列叙亦不出牙幢之內矣天
寶中士馬殷富國用仰給哥舒公得黷武於河隴之間
橫行青海河收九曲西拓蕃境數千里置亭候郡邑創

鄯城郡於河源軍又隸臨蕃縣由是選舉能吏以充員

位者見善如不及臨蕃介在大

一作天

府尤難其所被斟

酌者蓋百餘輩人人自以為得令而哥舒公決策取之

招輯新附承上接下罔有不悅其聲洋洋播於遠近會

安祿山以范陽叛潼關失守有詔御史中丞郭英乂專

制隴右未及下車表渭州隴西縣令竇資舊跡撫我凋

此曾未決年風俗大變郭公嘗按部至邑見其治理褒

歎久之不以禮物為隔時

一作特

為公道見合下榻宴慰

累日方還今閬州刺史馬雄參謀軍事亦幕之良也時
有序述滿歲鳳翔尹李鼎復兼隴右以秦渭臨洮餉饋
不繼發漢陽之賦以資之遂舉知長道縣事仍表請起
拜清要固辭不獲隨牒員來在公之勤歲寒不易嘉聲
美政益震於曩時自是日慎一日謙而致讓者至於數
四時特進鴻臚卿兼刺史太原王公勞於取人逸於用
人前後褒貶無有不當田公雖讓德有餘而王公渴日
不足遂舉攝司馬仍知縣事聊以為喻且俟後命書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田公有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王公有焉故人歌之曰二公更事闔境之庇二公其休誰其為嗣君子聞之曰漢陽之郊政有經矣昔有巫宓卓魯亦由今之視昔雲霄之望豈徒然哉邵忝春秋之徒實採輿人之誦執簡以往為之傳云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而有相如子雲之口吃而

為人才辯為性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

與人宴處意有所適

一作擇

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

曠又與人為信縱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讐也上元

初結廬於茗溪之湄閉關讀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

讌永日常扁舟往來山寺隨身唯紗巾藤屨短褐犢鼻

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

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

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三歲

一作載

惇露育於竟陵太師

積公之禪自九歲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
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為釋氏使儒者
聞之得稱為孝乎羽將授孔聖之文公曰善哉子為孝
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
儒典不屈公因矯憐撫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
泥污牆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
書以竹畫牛背為字他日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
其字但於牧所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

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芟剪卉莽以
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情然若有所遺灰心木
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為慵墮鞭之因歎云恐歲月往矣
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為蓄怒又鞭其背折其
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謔談三
篇以身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
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
降伏外道也以吾門人衆多令從爾所欲可捐樂工書

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邑吏召子為伶正之師時河南
尹李公齊物黜守見異提手撫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
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別墅屬禮部郎
中崔公國輔出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烏犍
一作犁牛一頭文槐書函一枚白驢犍牛襄陽太守李
一作澄愷一云振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
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一作秦
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為緇素忘年之交少

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為善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已
羞之忠言逆耳無所迴避錄是俗人多忌之自祿山亂
中原為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
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
譜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
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
元年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巧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

獨本有者字

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

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

二字蜀本作生

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

集作大小

唯其所

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

捨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

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

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

集作故

擇其易

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鏹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

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

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集有則字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

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

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十字蜀本作知其不可能而強為之者耶將

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蜀本有之字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

一來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

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
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集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
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
聞而感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
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
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毫而利天下而
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
勞其心以為人者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

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

集作忘

道以喪其身者

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

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

集本文
粹作治

東方土

閣本

土作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

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

孫鬲世傳當殷時居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

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或

文粹無此字

云居東郭

者號東郭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

宋鵠

集作從

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使

二本無此字

蒙將

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

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

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

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園毛氏

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

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
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
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
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乃至

一字文
粹作及

浮圖老子外

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
錢註記唯上所使自秦始皇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
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

集作
喜

隨人意

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

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遷

文粹作拜

中書令與上益狎上

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

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

蜀本作乃

罷穎與絳人陳

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

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進見

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

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

謂君中書

文粹有君字

而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

也

文粹
作焉

因不待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

中國夷狄皆冒管城唯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

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

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

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

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

卒字一
作幸

任使秦

之滅諸侯穎與

文粹
作亦

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其

集
作

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健為黃

帝時以力見

文粹無此字

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

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隼生五年襲先祖爵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

有覺德行者也犍因引重

一字集作引輕車使

至大行山力不任

事遂死於輟轅下

蜀本有主字

上嗟悼命太宰中屠公執刀

而

集作以

解之其枝

集作支

派分離散在他處華華長子也

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

匠治之華

集有為字

性堅勁崛強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

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大原人金十奴與新鄭

人儼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

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焉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

得處在

集無
在字

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履道

別威儀進止

集作
退

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

騁毬擊

集作
擊毬

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

俱

文粹
作皆

往伏事上久之因病

文粹
作忽

開口論議泄露密

集
作

上旨上由是踈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

等令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泥

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頗

頽哀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

集作
用

今棄於市朝不復名子矣遂棄之而終華無子

文粹其
作息

繼者族人矣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

五字集作華氏
之先出於皮姓

軒轅時蒼頡觀

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革故從革焉初華

集

革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

集作為趙
武靈王

見重是後子孫盛

于中國漢書功臣表有者棗侯革朱者即其後也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傳

宋清傳一首 種樹郭橐駝一首

童區寄傳一首 梓人傳一首

李赤傳一首 長恨歌一首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

譽清疾病疔瘍者

五字蜀本作信能療病故病者

亦皆樂就清求藥冀

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

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送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

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

或者

集無者字

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

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

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

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

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者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

文粹有
自字

何名病僂隆

文粹
作癘

然伏行有類

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

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視僥慕莫能如

集本文
辨作加

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

木之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蔕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

之也

文粹有
吾字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能蚤而蕃之也他植

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集有

焉字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

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

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矣哉問者曰

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

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

而絲

二本
作緒

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

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

文粹
作具

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

文粹

有日

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

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

得養人術

文粹作而得養人
仍有故字

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文粹
無也

字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唯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柳州羗牧兒也行牧且羗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

南越中謂野市為虛為集作日

寄為兒啼恐慄為兒

怕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

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上下

集作
下上

得絕因取刃殺之

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僮遽曰為兩郎僮孰

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

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

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

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

勿憚復取刃殺是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

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
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而兒幼愿耳刺史顏証
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
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計殺
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前人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
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礪

文粹
作磨

斲之器問其能

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于官府吾授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圓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

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功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

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

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

文粹有力者二字

胥吏及其下皆有

畜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

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
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文粹作繪于成也能者進而

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
務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
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
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
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
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動而不得紀焉猶

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
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
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
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
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
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
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
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

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前人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
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聞累日
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
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
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文粹有服字有問
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
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文粹有其友二字曰汝

無道吾將從我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牋而圖封之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廁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宇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

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

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

文粹作飲已

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

之赤入廁舉其床捍

文粹作捍

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

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

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

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

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

是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
一惑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
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感也及至是非取與向
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
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長恨歌傳

陳鴻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勅于旰食宵
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第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

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
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
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
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

文粹作
顧遇

左右前

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子
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
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
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

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
搖垂金鐙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
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
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
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
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
幸者非徒殊艷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
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

川文粹
作仲

皆列位清貴爵

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
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
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
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為門上楣其人心羨
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
引兵嚮闕以討楊氏為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
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
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

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
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
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
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
宮自南宮遷于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
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
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欵三載一意其念不
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

揚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
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
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

川文粹
作大

海跨蓬

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
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其
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
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
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曉

川文粹
作晚瓊戶

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
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
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
四載已還事言訖憫默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
授使者曰為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
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
當時一事不為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
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

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
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華焚香
于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
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
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
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
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
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

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
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鹽屋鴻與琅邪王質夫家
于是邑暇日相携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
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
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
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
尤物室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
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

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此篇又見麗情集及京本大曲頗有異同並錄于後
開元中六符炳靈四海無波禮樂同人神和天子在位
歲久倦乎盱食始委國政于右丞相端拱深居儲思國
色先是元獻皇后武惠妃皆有寵相次夢謝宮侍無可
意者上心忽忽焉不自樂時歲十月駕幸驪山之華清
宮浴于溫泉內外命婦媚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浴
靈液不凍玉樹早芳春色澹蕩思生其間上心油然恍
若有遇顧宮女三千粉光如土使按諸外宮得弘農楊
氏女既笄矣綠雲生鬢白雪凝膚渥飾光華纖穠有度
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上見之明日詔浴華清池
清瀾三尺中洗明玉蓮開水上驚舞鑑中既出水嬌多
力微不勝羅綺春正月上心始悅自是天子不早朝后
夫人不得侍寢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
春朝行同輦止同宴妖其容巧其詞歌舞談笑婉孌便

佞以中上心故以為上宮春色四時在目天寶中後宮
良家女萬數使天子無顧盼意叔父昆弟皆為通侯女
弟女兄富埒王室車服制度爵邑邸第與大長公主侔
矣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
側目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竊美國柄羯胡亂燕二
京連陷翠華南幸駕出都西門百餘里六師徘徊擁戟
不行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之國忠奉鬻纓
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
塞天下之怒上慘容怛心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
之而去拜於上前回眸血下墜金鈿翠羽於地上自收
之嗚呼蕙心純質天王之愛不得已而死於尺組之下
叔向母云甚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
謂也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命靈武粵明年大赦改
元大駕還都駐六龍於馬嵬道中君臣相顧日月無光
不翼日父子堯舜天下大和太上皇就養南宮宮槐夏
花梧桐秋雨春日遲遲兮恨深冬夜長長兮怨急自死

之日齋之月莫不感皇容悼宸衷每朱樓月曉淥池水
散梨園弟子玉琯一聲聞霓裳羽衣曲則天顏不怡侍
兒掩泣三載一意其念不衰自是南宮無歌舞之思求
諸夢而猜魂不來求諸神而致誠莫敢成成都方士能乘
氣而遊上清感皇心追念揚貴妃不已乃上大羅天入
地府目眩心搖求之不見遂駕琅輿張雲蓋浮碧落東
下海中三山遂入蓬萊宮中金殿西廂有洞戶闔其門
署曰玉真大妃院扣門久之有青衣玉童出方士傳漢
天子命既入瓊扉重閣悄然無聲方士息氣重足拱手
門下海上風微洞天日暖乃見仙女數人相隨出戶延
客至玉堂堂上饗九華帳有一人冰雪姿芙蓉冠露綃
帔儼然如在姑射山前揖方士傳漢天子命言未終退
立慘然憶一念之心復墮下界因泣下使青衣小童取
金釵一股鈿合一扇奉太上皇苟心如金堅如鈿上為
天人下為世人重相見時好合如舊方士受其信將行
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曰請付當時一

事不聞於人者驗於漢天子畏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仙子斂容低眉含羞而言曰昔天寶六年侍輦避暑于驪山宮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綉繒綺樹瓜花陳飲食焚香于庭謂之乞巧三拜畢縷針於月絳線于裳夜方半歇侍衛於東西廂獨侍於帝馮肩而立相與盟心誓曰世世為夫婦誓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方士還長安奏於太上皇上皇甚感自悲殆不勝情嘻女德無極者也死生大別者也故聖人節其慾制其情防人之亂者也生感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元和年冬十二月大原白居易尉于盩厔屋子與琅邪王質夫家仙游谷因暇日攜手入山質夫於道中語及於是白樂天深於恩者也有出世之才以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為長恨詞以歌之使鴻傳焉世所隱者鴻非史官不知所知者有玄宗內傳今在予所據王質夫說之爾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四